追寻英烈

□崔景录

百年征程，风骤云急。
多少英烈，前赴后继。
我轻轻地叩问，
我苦苦地寻觅。
英烈现在哪里栖身？
茫茫大地告诉我，
他们并未远去；
滔滔江河告诉我，
英烈始终与我们在一起。

君不见，
他们横刀立马驰骋的草原，
而今人畜兴旺，生机勃勃。
昔日苍茫的戈壁荒漠，
已变成了绿洲。
烈士长眠的地方，
松柏参天，四季常青。

他们不忘初心，矢志不渝，
义无反顾，慷慨赴死，
换来今天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英烈有灵，看当今中华腾飞，
看神州大地，山河壮丽。

我们驻足二十一世纪的时间隧道，
仿佛有个遥远的声音萦绕耳际：
“鲜血浸染的五星红旗要高高擎起，代代传递。”
哦，我听懂了，
这是英烈的殷殷嘱托，
是时代的庄重期许。
朋友们，让我们这些后来人，
在心底许个愿吧：
不辱使命，时刻铭记。

重阳抒怀

□吴晓波

秋柿的灯盏已经点亮
所有的思念顺着一个词赶路
重阳是一壶千年的陈酒
饮醉了一脉相承的华夏

比稻穗更加沉重的是亲情
比月亮更加圆润的是家
团聚的笑声，写出的金色诗句
压弯了母亲登高相望的拐杖

皱纹里还在搁浅一艘童年的船
秋风又开始收割一轮弯弯的新月
一曲不老的方言编写的歌谣
搅动着脚下土地的每一寸细节

思念汹涌，说来就来了
一夜染黄了故乡的山坡
一枚枚秋果挑起明亮灯盏
指引乡下母亲的登高远眺

秋风是一纸绵长的信函
从母亲脚下延长至遥远天边
丰收相庆的诗句早已成熟
自酿米酒的醇香溢出了秋菊唇边

南飞的大雁给思念加了一勺盐
一轮半月挂成母亲眼角清凉的泪
母亲对着苍茫四野像儿时一样
轻轻地喊着乳名 回家

秋牧场

□戈三同

天不动，草也不动。
草色和天色，如两张对峙的脸
表情，不可调和

偶有微风，沿草尖吹来
但牧草密不透风的长势，已经容不下
它小小的眠床

当一朵云，给远山扣下一顶帽子
那些由嫩绿，转而金黄的身子
在无边的静默中，已完成了修炼

因为一眼望不到边
即使太阳展翼，也显得搂抱不住
大片草香的腰肢

而秋草钐倒后，只需一架轻快的马车
挣脱虫鸣的斡旋
天和地，就会脸贴脸握手言和

古镇河口水相连

——黄河纪行⑦

□林子

黄河之畔，秋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悠悠黄河，仿佛看到帆点点、桅幢幢，仿佛听见车辚辚、马萧萧，橹声、驼铃声，从数百前穿越而来……托克托县河口村位于黄河上中游分界点、黄河几字弯右上角，曾为水旱码头，繁盛一时。

河口，蒙古语称为“湖滩和硕”，因古老大黑河自北向南注入黄河，一水相连，在河口交汇，形成一个形似鸟嘴的“岬”，故而得名。河口，自然风光优美，地理位置优越，北望绵绵阴山，南临滚滚黄河，西傍悠悠黑河，东依青青冈梁。

在河口黄河上中游的分界碑处饱览黄河，从西而来的黄河在这里冲刷出一段宽阔而平坦的河床，波涛浪翻而流势舒缓。黄河从河口擦身而过，东行不远，突然转首南下，地势由高而低，水流由缓而急，穿越黄土高原，一路奔腾，进入晋陕大峡谷。

黄河河口段水面开阔，流速缓慢。据介绍，这段河面宽约400米，水深3米左右。

先有渡口，后有码头。“河口”之名始于何时，史无确切记载。而其所在一带作为渡口，则有一千多年历史。据当地人说，在河口村南的黄河岸边，曾竖立一块白底红字的木牌，上写“君子津”三个大字。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但河口的渡口、码头位置没有改变，因为黄河河口段西南岸是浩瀚的库布其沙漠，河岸由砂石岩组成，千百年来，任凭波涛拍打，河水南移甚少。如果河水泛滥，只能浸没东北岸，而每一次河水出岸，都使河口所在地逐次淤高。水退后，山河依旧。从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天然码头。

据史料记载，汉代时河口码头已经出现，以后历经魏晋、隋、唐、辽金、元、明，直至清代，河口作为水旱码头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黄河上游宁夏、甘肃、河套的粮油、盐碱等物资和下游晋西北、河曲、保德等地的煤炭、石材、木料等均运到河口集散、交易。特别是明末清初旅蒙商道形成后，晋北地区的物资和归化（今呼和浩特旧城）、张家口、京津等地的茶叶、丝绸、布匹、杂货等也汇聚到这里进行交易。河口逐渐成为黄河上中游重要的贸易河运码头和商品集散地。河口商贸交易区域辐射范围北至俄罗斯，南达晋陕，东连京津，西接宁夏、甘肃。

河口在辽金时期已形成货物集散转运地。至元代，河套地区大量物资通过黄河运到中原地区，促进了黄河漕运的发展。明朝初期，由于战事，河口水运一度受到影响，但没有完全中断。清康熙年间，清廷在河口设立官渡。随着土默川平原、河套平原农业垦殖的日益扩大，河口成为黄河水运粮油的重要码头。清嘉庆年间，清廷在此设盐务管理机构，河口由“村”升为“镇”，成为塞外重要的盐务口岸。之后从河口转运的甘草行销全国，出口东南亚、欧美等。由此聚集了公义昌、荣升昌等一批甘草行，还有毛皮、木料等土特产品源源不断运往各地，带动了地方经济的繁荣发展。在近300年的历史进程中，河口成为晋陕蒙沿黄河地区商品经济的运转地，人口在此大量流动，文化艺术在此交融，各民族在此融合。这里有黄河、黑河、山冈、湿地、沙漠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有黄河上中游分界处的水旱码头和君子津古渡，有隋炀帝龙舟渡河、清康熙帝凌河起帆等历史故事，有蒙汉民族共同喜爱的高跷、秧歌、龙灯、旱船等民俗活动，以及二人台艺术……

河口，是黄河上中游的分界点，是万里黄河的一个重要地理坐标。

接着问题就来了，这里为什么成为黄河上中游的分界点？虽然我们没找到标准答案，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河口是黄河的一个重要拐点。黄河流进内蒙古后，从磴口调头东流，东流500多公里，到了河口村。黄河再次拐弯，由北向南，切割开黄土高原，直奔中原。说到此，又生出一个问题，黄河为什么在这里拐弯？原因是受晋北管涔山脉的阻拦，无法东去，加之北有阴山，北上不成，只好南下。管涔山是吕梁山北麓的延伸山脉，北达阴山，南承吕梁，西抵黄河东岸，绵延数百公里，是汾河的主要发源地，也是拱卫汾河谷地的天然屏障，古称“晋山之祖”。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通常讲万里黄河万里沙，其实黄河上游有泥沙，但量不是很大。黄河上游以雄浑壮阔著称，泥沙很少。资料显示，黄河70%以上的泥沙都是中游形成的。黄河上游很长一段流域内，河水清碧秀丽，浅处清澈见底，深处碧绿如蓝。自从河口村转向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河水混浊，泥沙俱下，才成为真正的“黄河”。这些，也是划分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重要考量。

离开河口村，我们逆流而上，察看了大黑河。古老的大黑河在呼和浩特城南流过，这几年地方政府修复河道、护岸绿化，已形成了新的城市景观带和城市向南发展新空间。大黑河发源于卓资县境内坝顶村，长236公里，在河口村汇入黄河，因受大青山径流冲积扇影响，流域内土质黝黑而称大黑河。这是条奇怪的河，黄河流向由西向东，而大黑河干流则由北东方向流来，形成了对流格局，被称为逆向支流。

古老黄河有着深厚的情谊，哺育了两岸各族人民，沟通了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古镇河口虽小，却是黄河水运、码头历史发展和民族交流融合的缩影。

秋色点染

□钱红莉

秋日凌晨的天色，宛如沁了一层水墨，雾气茫茫，明月高悬。

走在荒坡上，凉风习习，清新如蜜。迎着风，夜露琳琅。足下遍布鸭跖草、狗尾巴草。置身荒草丛生之中，触目而望，每一片草叶，都将露珠抱在自己的心尖尖上。每一滴露珠，似可映照出天地乾坤。这晨间的璎珞珠玉，一滴滴晶莹剔透，短暂易逝的美。

大片柳林，无数枝条，静静低垂，一齐笼于清凉的白雾之中，枝叶间飘逸着似有若无的雾岚。为了配合秋的来临，木芙蓉三三两两点燃几朵繁花怒蕊。夹竹桃将花期自春暮一直延伸至清秋。

秋后的草丛中，再也不闻纺织娘歌声，蟾蜍、青蛙销声匿迹，徒添了无数蛐蛐的鸣叫。白鹭不见身影，唯麻雀众多，呼啦啦一片。松鸦也不见了踪影，长尾喜鹊遁迹而去。沟渠内芦苇叶子繁盛至极，迎着秋风哗哗作响。香蒲一年一度，结出无数蒲棒。无数水杉，身姿笔直，针状叶丛散发出特有的药香气，自初春持续至今，实在沁人心脾。

荒草凄凄中，无非常见的大蓟、小蓟、夏枯草、蒺藜、车前子……唯芒草，适合远观，一穗穗箬帚状白花，沐风浴露，静穆如仪。一旦入了秋，芒花雪一样，茫茫渺渺，总是那么寂寥苍凉，如若水边琴声，让人起了远意。这远意里，涵容梦想与未来。

唐代齐己有诗：“宜阳南面路，下岳又经过。枫叶红遮店，芒花白满坡。猿无山渐薄，雁众水还多。日落犹前去，诸村牧竖歌。”

秋来，芒花落满山坡，山也薄了，大概是“秋尽一身轻”的意思了。

抬首望天，晨星依然闪亮。地上的红蓼，结起一穗一穗花骨朵，沉沉低垂。除了宋徽宗赵佶画过《红蓼白鹅图》，宋元以来，乏人问津。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齐白石喜欢画红蓼，《红蓼蟋蟀图》《红蓼蜻蜓》《红蓼蝼蛄》《红蓼彩蝶》……一幅幅，惹人怜爱，满纸乡野气息。后来齐白石又画《红蓼图》，不见蟋蟀、蜻蜓、蝼蛄、彩蝶，唯有一株蓼，三两叶子，设了焦墨，黑叶配红花。

看齐白石的画，越到后来，越是一份“物哀”之美。如闻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开篇初始，钢琴一声声，如旭日初升，紧随而来的上百小提琴，徘徊低音区，拉出森林万顷，远古绿意扑面来，青苔历历间，稚鹿、溪水徐徐眼前。

无论绘画，抑或音乐，人类何尝不在试图一点点还原自然，呈现自然？唯书写，最为笨拙，总是不能精准抵达核心地带。那一种自然之美，只适合在人之心间荡漾。

穿过荒坡、沟渠，我又走到一片菜地去。

有位老人起得早，他正给一垄韭菜浇水，一瓢一瓢泼去，有爱惜的意思。与老人比邻的篱笆墙上，爬满一架绿葫芦，点缀伶仃几朵白花。花叶，皆有茸茸之气。隔老远，似也闻得着清苦之气。

葫芦、瓠子、牵牛、木槿，一样样夜间开花，当太阳升起，纷纷将花瓣闭合，这些植物一律都可被称作“朝颜”的。站在那里，将一架葫芦看了又看。比如一块平凡顽石，生满青苔，简单原始，足可捕捉到时间的痕迹。这些平凡简单的东西，都是美的，何况眼前这一架葫芦？葫芦花，白得贞静，连晨风都要绕着走。这样的几朵花，太纯洁了——晨曦遍布，风从遥远的地方来，仿佛带有溪水的清甜气质，默默陪伴一架葫芦静静开花。

葫芦开花，也不为别的，就是纯粹开花而已。

一年四季，寒暑不分，我最热爱来菜地徜徉，似乎找得到内心的秩序。

蕹菜开始了花期，紫的花，白的花，与牵牛相似。蕹菜也牵藤，你若长时间不掐，它会将枝枝蔓蔓爬满整个菜地，白色须根深深扎进土里。芝麻渐黄，顶部依然开了花。秋葵越窜越高了，秋葵花与棉桃花相若，绢黄色系，似宣纸，适合在上面画一只小铃铛，风来，脆响。迟豆角未曾搭架子，所有藤蔓匍匐于地，紫花如眼眸，一派调皮的娇嗔。大片红薯地，褐黄土质渐干，被红薯悄悄顶开，裂了许多长口子。

最怡人的，还是一畦畦萝卜苗，刚从土地冒出，细如缝衣针，紫色禾杆上顶了两片绿叶，让人忍不住触摸。蹲下来，仔细看，风走在萝卜苗上面的样子，何等细致，月光一样柔和……

这自然中的一切，实在抚慰人。

秋日晴空，高远辽阔，底子上，始终是瓦蓝的淡青，片云也无，四面八荒，空无所有，正应了一句古诗——“有时空望孤云高”。一个人寂寞地走着走着，终于遇见一片暖人的菜地，看看稚嫩的萝卜苗、清扑扑的韭菜，灵魂上漫过大水一样喜悦。

秋风起，正值扁豆开花，红的花，白的花，紫的花。花落，结红扁豆、白扁豆、紫扁豆。偶尔，菜地尽头，伫立三四株茨菇，巨大叶片，宜入画。茨菇叶与芭蕉叶，绿至幽深之境，宽大而美，适合点染于宣纸上。

意蕴之上蒸腾着云霓

□阿古拉泰

近日，年过九旬的胡日查老先生走了。

老人家虽年事已高却一直精神矍铄，毫无老态龙钟之感。在内蒙古文学艺术界2020年迎春联谊会上，胡日查老师见到我，立刻拉住我坐下，问我的创作生活等细碎情况，慈祥的目光温暖的话语让我心生暖流，十分感动。

与胡日查老师属忘年之交，亦是君子之交，而对这位长者的崇敬却是根深蒂固。此刻，先生的音容再一次浮现在眼前……

胡日查老师身材并不高大，但我一直在想，对他，需要仰视。

认识胡日查老师三十年了，并非过从甚密。印象中居然没有同桌吃过一次饭，似乎也没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流。但我感觉很了解他，他那木刻一样棱角分明的形象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有一种血脉相连心灵相通的感觉。

都说人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话很有几分道理。胡日查的目光是干净的，像一汪泉水，溢动着智慧的波纹。

胡日查的表情是独特的，说话时，他总像是在自言自语，慢条斯理，旁若无人，无需动用面部多余的肌肉，说话就说话，没有必要惊扰其它器官，谁看到过他廉价的热情与敷衍的微笑呢？他的笑，很节俭。他一直在用“心”说话，这，似乎成了他的名片。

细细品味，胡日查的声音更加耐人寻味，像清凉的钟声或月光下的流水，清澈，自然，金属质。磁性的声音，格言式的表达，平添了思想的分量与思维的密度。这与他的职业有关，他的职业是，将一种语言精华反刍之后再转化生成另一种语言精华，奉献给读者。

胡日查的故乡是美丽富饶而又神奇的巴林草原。那里不仅出产鸡血石，更是蒙古族民歌和诗人作家的摇篮，那是一座艺术的富矿。这座富矿为他的艺术生命储藏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热能。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走上了红色文艺之路，一走就是六十年，收获了不菲的人生。半个多世纪的光阴，融汇着他的梦想、跋涉，还有失而复得的光明……

他是以职业翻译家自许的。本来，他的职业生涯还可以有另外的选择，而他偏偏选择了翻译。谁都知道，翻译是件苦差事。可是时代需要，读者需要。需要，便成了他一生不舍不悔的追求。

胡日查的翻译精准、传神，意蕴之上还蒸腾着云霓。“弓是弯的，箭是直的。理是直的，路是弯的，理直路却弯。”这样的翻译似乎大大超出了谚语本身。警辟的哲理，严谨的逻辑，加上精粹的语言，当属于世界。他的翻译呈现出了三种境界，不必说，译者的思想和睿智已经贯穿其中了。

胡日查一直在坚守着。他坚守的范围已不是领域，是领地，像当年他当骑兵，一直倚在马背上，手提着马刀，连多余的短刺都不携带。在翻译这个阵地上，他矢志不渝，他翻译史诗、民歌、谚语，以及纳赛和布林贝赫的诗。谁都知道，韵文的译介比创作本身还要艰难，但他认了，百折不挠。

多产，广度，深度，技巧和蜕变，这是一个大师必备的素养。胡日查完成了多少？他在一一攻克。在蜕变中不断完善自我，让缤纷的原作在读者的视界里变得光华灿烂、炉火纯青。这是读者的幸运，也是草原文学的幸运。他毕生以翻译推介蒙古民族的民间文艺、现当代诗文为己任，实在是功不可没，劳苦功高。

胡日查老师译文集首发座谈会上，大家都很激动，他本人更加激动，哽咽了两次。几十年间，没见过胡日查的笑，却领略了他的“哭”。他的“哭”没有眼泪，也没有抱怨，像是对岁月的反刍，更像是对生活的感恩。当时，我就坐在胡日查老师的身边，半尺之遥，不知道该为他鼓掌还是伴他落泪。这个时刻，我想，屏息静听，让灵魂与灵魂相聚，乃是最好的选择。结果，大家都这样不约而同地做了。

胡日查老师继续着他的谈话，隐约看到他的眼角有潮湿的光泽。我猜想，这融化的也许只是他“冰山”的一角，却显露出他的风骨和冰冻三尺的硬度。

一个人的风度是其内在气质的外泄与散发，思想和才情如太阳或者月亮闪烁出的光芒，是谁也无法遮蔽的。我感觉，胡日查老师的气质、风采和内涵是可以成为世界级表演艺术大师的，包括他的声音、表情还有形象。不是他选错了行当，是他不会“演戏”，平生没有过一句“戏言”，诚恳真实，一丝不苟，一成不变。

胡日查老师走了，悲痛之余难免有些怅然，不由心生感慨：再睿智的人、再健朗的人，到了一定时候总要挥手告别的。不过，胡老先生这一世的行走令人感叹也令人仰视！他以毕生的奋斗践行着一个文艺战士对党、国家、人民和这片土地的挚爱。这一辈子他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却有条不紊有声有色，活得清清白白，走得干干净净，像一行格言，像一句谚语，更像是一部妙不可言的译著，从一个世界转换成了另一个世界……

夕阳暮色　李昊天　摄

草原韭花香

□李宝昌

秋风起来，白云在天上飘过，淡淡的云影投射在草原上，缓缓地移动。初秋，呼伦贝尔草原如诗如画，微风卷草浪，花香蝶飞舞，赤橙青蓝紫，韭花白茫茫。

金色的季节，我回到家乡呼伦贝尔，驱车至新巴尔虎左旗呼伦湖东岸的甘珠花草原。

车窗外，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成群的牛羊在悠闲地吃草。在浓浓的云层和悠悠的草原之间，几只草原鹰展翅飞翔，马群像一团团起伏的云彩飘向茫茫草原深处。近几年草原上的马多起来了，马群随处可见，这主要是由于草原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对马的市场需求加大，因而拉动了养马业的发展。另外，随着牛胚胎移植技术的普及，这些年新巴尔虎左旗的养牛业也得到迅猛发展。乳用型荷斯坦奶牛，乳肉兼用型的西门塔尔牛，利木赞型肉牛，再加上当地的优良品种三河牛，各种乳肉优质品种牛纷纷落户呼伦贝尔草原。三河牛，是呼伦贝尔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呼伦贝尔草原面积大，地势多丘陵起伏，水源充足，草生繁茂，草质优良，是三河牛优越的天然牧场，也是育成三河牛主要因素之一。

由于雨量充沛，草原上淖尔星罗棋布，大小深浅不一。淖尔，蒙古语意为湖泊，也多用于湖泊名称。在这里，随处可见喝水的牛群、羊群和马群。羊由于个体小，喝水时都围在岸边，而牛和马喝水时，则占踞湖中央。远远望去，蓝天白云倒映在湖水中，周围绿草如茵，花卉点缀其间，马儿奔跑牛羊漫步，不时有草原鹰掠过……宛若一幅浑然天成的图画。

至甘珠花草原时，浓云已散去，碧空如洗，白云朵朵，风吹草低，百灵鸣唱。呼伦湖，又名达赉湖，与贝尔湖为姊妹湖，蒙古语意为“海一样的湖”，是我国第四大淡水湖。湖面吹来阵阵微风，挟带着浓郁的野韭花香。环顾四周才发现，草原上开满了灰白色、淡紫色的小花，香味就是从这些小小的花朵中散发出来的。我们情不自禁地投入这浩瀚的花海之中，感受大自然的馈赠，呼吸诱人的韭花香。放眼望去，灰白之色直铺天际，花簇随风摇曳、蜂环蝶绕。在一片灰白色、淡紫色的野韭菜花中，山丹花、黄花等点缀其间，红黄灰白紫绿交相辉映，好一派绚烂多姿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韭菜花在植物学分类中属葱科葱属，是一种调味品，尤其是吃涮羊肉不可或缺。野韭菜花的蛋白质、铁和粗纤维含量高，味道清香，营养丰富，人们食用的历史悠久。

野韭菜花是塞北草原上常见的一种小花，它虽然没有草原上的芍药、山丹、野山菊、金莲花等花卉那样艳丽，但它以清香淡雅之态，独领风骚。

午时，我们走进蒙古包，喝着奶茶，吃着蘸有韭菜花的羊肉，顿感肉香满口。在道别之时，淳朴的牧人以新采摘的野韭菜花相赠，并授以制作之法。

归途歌声相伴，看着落日余晖中金灿灿的草原，牛群羊群吃饱喝足，踏上回家的路。一场秋雨过后，草原上的天空挂起了一道彩虹，天地被洗刷得清丽透彻，宛若童话世界一般。

待明年韭菜花盛开的季节，我一定会再来。呼伦贝尔是我的家乡，离开她已十多年了，但对她的眷恋之情丝毫未减，每年我都要回到这里，以慰乡愁。

车中的歌声不断，车中的野韭花香，醇厚绵长，而我对家乡的情思更远更长。

《内蒙古文艺》客户端　《内蒙古文艺》微信公众号